

蔣緯國其人

奚應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蒋纬国其人

著 者 窦应泰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责任校对 于二辉

封面设计 翁立涛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78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14-9/D·786
定 价 23.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生父之谜·····	(1)
戴季陶是何许人？·····	(3)
蒋介石否认津渊美智子为蒋纬国生母·····	(18)
雪后黄山叙旧情·····	(34)
第二章：真义父，假义父？·····	(45)
重松金子的私恋苦果·····	(45)
蒋纬国说：“谁是我的生身父亲？”·····	(63)
第三章：童年——命运多舛·····	(86)
到慈湖去拜祭亡灵·····	(86)
蒋介石要他必须从排长干起·····	(101)
在奉化和宁波的日子里·····	(113)
第四章：空墓与遗骨·····	(130)
塑铜像的背后·····	(130)
戴季陶宁死不去台湾·····	(136)
广州的噩耗传到了上海·····	(150)
青山公墓里缘何不见亡母之骨·····	(159)
戴季陶的遗骨安葬在成都昭觉寺·····	(171)

第五章：结发妻子石静宜之死·····	(180)
石静宜印象·····	(180)
石静宜是蒋介石“赐死”的吗？·····	(186)
蒋纬国断然否认石静宜死于谋杀·····	(195)
是心脏病突发而死吗？·····	(205)
目击者的证词·····	(219)
蒋经国的影子在此案中若隐若现·····	(227)
第六章：“湖口事件”的背后有哥哥的影子·····	(238)
一对人生际遇不同的兄弟·····	(238)
湖口基地的一场虚惊·····	(245)
赵志华与蒋纬国·····	(253)
有人在幕后捣鬼·····	(265)
第二个妻子丘如雪·····	(276)
第七章：家庭内部的分裂·····	(298)
又是清明时节·····	(298)
《遗嘱》上没有蒋纬国的签名·····	(303)
蒋氏家族里要出慈禧吗？·····	(312)
老夫人和长子的恩恩怨怨·····	(324)
夺权的希望终成泡影·····	(339)
第八章：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346)
丘如雪意欲长久分居·····	(346)
丘如雪与老夫人一起飞往美国·····	(353)
在伦敦的剑河边上·····	(363)
相逢在纽约·····	(379)
第九章：第二位夫人很有个性·····	(397)
丘如雪说：“我要回柏林·····”·····	(397)
在慕尼黑寻找到她的生母·····	(406)

宋美龄鼓励他东山再起·····	(422)
丘如雪的台北之行·····	(430)
第十章：暮年岁月·····	(440)
不记侄儿之过，亲临灵堂吊唁·····	(440)
拆宅风波·····	(454)
迁葬计划的流产·····	(466)
思乡之梦·····	(476)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479)
第十一章：身后遗言惹起的轩然大波·····	(481)
死前留下的伏笔·····	(481)
舆论对蒋纬国生前“录音”持怀疑态度·····	(489)
真遗言还是假遗言？·····	(493)
 附 录·····	 (504)

第一章

生父之谜

1995年12月4日这一天，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

常夏无冬、四季多雨的台北市，在清晨时又从天边涌来了一片片浓黑的雨云。不久，天空上便布满了浓密的云朵，使本来很晴朗的冬日清早，忽然间阳光黯淡，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紧不慢地下了起来。

就在这霏霏的细雨中，一辆白色跑车越过台北市区内，那车辆宛如甲虫般穿梭的快行道，从新店溪上的一架立交桥上驶过，很轻捷地拐入天母区。不多时，前方的道路便渐渐开阔起来，坐在这辆白色跑车内的是一位穿银灰色西装的中年人。他的鼻梁上有一架很精致的琇琅架眼镜。精明的眼睛和文质彬彬的举止，与他的记者身分完全相称。此人名叫汪士淳，他是台湾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联合报》的资深记者。现在，汪士淳的心情很激动，因为他将应约前往位于台湾天母区的“荣民总医院”，去采访一位很具传奇特色的人物——他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位公子、目前在台湾蒋家第二代中惟一的一位历史见证人蒋纬国！

早在一年多前，台湾各新闻媒体面对着显赫一时如今已是瓜果飘零的蒋氏家族，纷纷将采访的焦点投向因病住进医院里的蒋纬国。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国民党将军，在晚年将至时病

情时时在困扰着他。由于其身分的特殊，深居简出的蒋纬国一直谢绝媒体的采访。《联合报》记者汪士淳，以敏锐的眼光看准了蒋纬国。他认为蒋纬国的身上一一直有许多众说纷纭的难解之谜，而这位身体日渐衰老的蒋介石次子，应该在他走完人生漫长旅途之前，将那些始终萦回在海峡两岸，关心他的那些读者的心中之谜，得以彻底的解开。这样，汪士淳决计要抢救这些活资料，其中尤其是有关蒋纬国本人的家事，更是汪士淳所关注的焦点。带着这样的希冀，汪士淳开始疏通能够与这位蒋家第二代传人进行接触的渠道，以求达到面对面对话的目的。在汪士淳的积极努力下，又有几位可以与蒋纬国接近的热心人士的疏通，不久前蒋纬国终于同意在他治病的荣民总医院里与汪士淳见面。今天，就是蒋纬国同意会见《联合报》记者汪士淳的日子。因此，汪士淳的心情是兴奋与冲动交织的。

他渴望马上见到蒋纬国。

荣民总医院隐蔽在一大片蓊郁繁茂的铁杉树丛里。这是蒋介石 1949 年由大陆到台以后，在台湾基督教会医院基础上所兴建的一所较为现代化的官方医院。数十年来，台湾的一些军政要员染患疾病，均在此医疗并开辟特护病房。汪士淳驾驶着那辆白色的跑车转过一栋栋环境安谧的病房大楼，又越过一条由花草环绕的甬道，按照预先得知的路线，驶向位于荣民总医院花园区的一处特护病房。这就是有名的中正楼。

它建筑在一泓碧波清澄的人工湖畔，二层英国式的小楼。蒋介石 1975 年病故以前，他和夫人宋美龄经常住在这里，故而称它为“中正楼”。后来，蒋经国主持台湾的军政大权，晚年因患遗传性糖尿病，也时常住在这里。加之他的夫人蒋方良，以及儿子蒋孝文、蒋孝武和蒋孝勇等人患病时也必来此楼开单间病房，所以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就组成了以该院副院

长姜必宁教授为首的医疗小组，专门在“中正楼”里负责为蒋氏家族的医疗工作。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以后，一度戒备森严的荣民总医院“中正楼”，突然变得车马稀疏，门可罗雀。但是，虽然以姜必宁教授为首的医疗小组早已撤消，但是这座位于荣民总医院绿树深处的“中正楼”，仍然没有对外开放。硕果仅存的蒋氏遗族，还可以来此医治疾病，正在患病的蒋纬国就住在中正楼内的一间朝阳病室里。

戴季陶是何许人？

一位身材颀长、清癯消瘦的老人静静地站立在二楼特护病室的落地窗前。他的前额很宽，高鼻梁，尖下颏，淡淡的眉毛下有一双很和善的眼睛。在入冬的时节，他在温暖如春的病室里，只穿一件雪白的衬衣。蓝色的西装裤将白衬衣的下摆紧紧地掖进腰间，他显得十分的细瘦。这位1906年出生在日本的蒋介石次子，现在已经79岁了。当年从德国留学归来，戎装笔挺的风姿早已不见，蒋纬国龙钟老态，他瘦削的肩胛已经耷拉了下来。现在，那位名叫汪士淳的《联合报》记者，就肃然地站立在他的身边，手中托着一只很精致小巧的微型录音机，正静静地倾听着蒋纬国在倾吐着他心中的秘密。那是数十年来蒋纬国一直想说却因种种因由不能倾吐的心曲。因为那是他的家事，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之时，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秘事。现在，蒋纬国知道他到了应该向世人袒露胸襟的时候了。

“纬国将军，多年来有关您的身世传闻很多，特别是关于您的生父问题，多年来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不久前台湾《时报周刊》上曾经发过采访您的记录，莫非蒋介石先生真的不是您的生身父亲吗？”汪士淳凝望着在窗前兀立不动的蒋纬国，

想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提出了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

蒋纬国的淡淡眉毛在眉心处凝聚起来。他的思绪在脑海中奔涌翻腾，在他的面前，荣民总医院门前的那泓人工湖幻化成了波涛滚滚、激浪千叠的嘉陵江。在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山城重庆，有一座黄山别墅。它位于重庆南郊的嵯峨群峦之间，原本是四川巨商黄云阶的旧宅，蒋介石由南京经武汉迁至陪都重庆以后，便避开喧嚣的山城，来黄云阶的旧宅居住。一是因此地风景绝佳，屋宇布局便于休息和办公，二是可以躲避不断从南京飞来的日本飞机日夜不休的轰炸。

“父亲，我回来了！”蒋纬国清楚地记得，那是1940年12月的一个清早，他从德国的首都柏林搭上飞机，经过一夜的飞行后，在破晓时分抵达重庆的九龙坡机场。自从1936年蒋介石让他麾下的将领朱家骅为蒋纬国去德国学习军事充当中介人，并护送蒋纬国飞到柏林以后，已经四年多了，蒋纬国终于学成归来了。蒋介石预先得知次子归来的消息，派副官带车前往九龙坡机场，将一身德国军装，英姿潇洒的次子接进这座豪华的邸宅里来。在云岫楼内，蒋纬国见到穿着玄色长袍的蒋介石后，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德国式的军人礼。

“建镛，在国外好吗？”蒋介石望着风尘仆仆的蒋纬国，走上前来以手拍他的肩头。一面笑咪咪地上下打量着虎虎生气的次子，一面亲昵地呼叫他的字“建镛”。在蒋介石的心中，只有经国、纬国两儿为要。他为蒋经国所取的字为“建丰”，而为纬国所取的字则为“建镛”，两字合一，便成为了蒋介石在他的故乡奉化溪口故居的名字：丰镛房。

“父亲，我在德国生活得非常愉快。”蒋纬国兴致勃勃地向父亲报告四年来在德国留学的情况，说道：“当年我初到欧洲的时候，是有些陌生，有些不习惯的。特别是语言的不通，还

有那些令人生厌的西餐，总是感到德国不如咱们中国好。可是后来我在慕尼黑的军事学校学德文和德国的军事科学，渐渐就习惯了。德国的军事作风确实比咱们威严、果断和雷厉风行！”

“希特勒元帅的法西斯嘛，终究有他的威慑力！”蒋介石亲昵地握住蒋纬国的手，走进内厅。这里是三面镶嵌着巨大的玻璃窗，透过窗口，蒋纬国可以一览别墅外那起起伏伏的群山。因为是在冬季里，四周的山峦间积满了皑皑的白雪。蓊郁苍翠的松柏，沿起伏的山岗密布在前方，宛若一道深绿色的天然屏障。蒋介石坐在靠近椭圆型玻璃落地窗下的一张沙发上，然后示意蒋纬国坐在自己对面的一张小椅子上，满面堆起笑纹地说道：“这个、这个听说你在德国时，还参加了希特勒所指挥的战役？还得到了一个荣誉军衔吗？”

“是的，父亲。”蒋纬国见蒋介石对他在德国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十分高兴地继续侃侃而谈：“孩儿在慕尼黑的军事学校毕业以后，希特勒元帅听说我是您的儿子，就授意授予我一个德军少尉的荣誉军衔。后来，由于欧洲战事的需要，他们将孩儿编入了德军第九十八山地兵团，名义上是见习，实际上就是直接参战了！1938年的3月，我随着德国的九十八团，向奥地利发起军事进攻。父亲，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打得很残酷，他们与我们国内的战争不同，双方所使用的都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特别是德国的装甲车很了不起，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拥有一支装甲兵的部队，那样我们就可以所向披靡，甚至战无不胜啊！”

“这个，这个将来可以考虑。”蒋介石见蒋纬国如此雄心勃勃，心中越加高兴，连连地颌首称许说：“只是目前还要有一个准备的时间，将来如果我们建立装甲兵部队的话，就让你到那里去发挥作用。建镐，只是我还不明白，你本来在德国学军

事很顺畅，为何又去了美国呢？”

“不瞒父亲您说，我所以请求到美国去，也就是为着去学习装甲兵的作战技术啊！”蒋纬国的眼睛始终盯望着云岫楼外的层层山林，山下便是黄云阶当年留下来的建筑群。特别是那座很有名气的“松厅”，更使见识过欧美建筑的蒋纬国感到亲切。古朴的松厅令他产生一种回归故国的亲切感。柏林城的冬雪，城堡式的欧洲建筑群覆盖着皑皑的雪甲，在城外的兵营里，一辆又一辆装甲车在雪地上隆隆疾进。“轰隆隆”，炮口喷吐火舌，前面的民宅立刻房倒屋塌。蒋纬国在他久别的父亲面前，很自然地回想起在德国学习军事时爬冰卧雪的艰难时日。特别是在德国第七军团司令冯·莱谢劳将军指挥下，和残暴的德国军人疯狂进攻奥地利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如今想来仍然余悸在心。无数奥地利的村庄、城镇在德军山地兵团的猛烈炮火攻击下变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中是一具具奥地利妇女被剥光了衣裙的赤裸僵尸！蒋纬国正是在血腥与恐怖中由一介小小的二等士兵，很快升至班长、排长和教导连连长的。尽管他继续留在冯·莱谢劳将军所指挥的第九十八山地兵团里，可以继续得到升迁，但是他十分厌恶与畏惧残酷的战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国内的蒋介石担心远在欧洲的儿子蒋纬国在欧洲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中，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生命危险，急忙给希特勒发来一封电报。请求准许蒋纬国提前结束在德的学业，返回祖国来。

希特勒无意阻拦，在蒋纬国即将归去之前，他在莱茵河畔一个名叫布劳瑙的乡村小镇、故乡的别墅里召见了蒋纬国。

希特勒说：“蒋纬国少尉，如果你愿意马上回中国去见你的父亲，不觉得有些遗憾吗？因为你来德国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欧洲较为先进的装甲兵部队的作战经验，可是现在你并

不能回国主持装甲兵部队啊!”

蒋纬国唯唯：“可是家父已有电令发来，纬国不敢继续滞留在贵国。”

希特勒笑道：“离开德国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暂时不必返回中国。你应该到美国去!”

“去美国?”蒋纬国吃了一惊。

“是的，你可以从我这里直接到美国去。”希特勒以他惯有的命令口气对蒋纬国说道：“据我所知，美国的阿拉巴马州有一座名叫马克斯韦尔基地的空军学校，你可以到那里去。同时，在肯塔塞州还有一所名叫诺克斯堡的陆军装甲部队中心学校。你到这两所军事学校里，可以学到更先进的装甲兵技术。只有你全部学好了装甲兵指挥战术，我才可以向你的父亲交代呀!”

蒋纬国听了希特勒的这番话，心中兴奋，顿生一种跃跃欲试之感。但是同时又滋生一种畏惧感，他嗫嗫嚅嚅地说：“元帅对学生的一片美意自当心领，只是未经家父准许，我又怎么敢独自前往美国留学呢?”

“一切都由我来做主。”希特勒嘎声嘎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会用电报向你的父亲说明一切的。蒋少尉，你必须马上到美国去学习装甲战术，我的意愿是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愈演愈烈的话，中国的军队不但要有我们法西斯的好战精神，同时也要具有先进的战争手段才行!蒋少尉，你不必再犹豫了，必须马上到美国去!……”

蒋纬国将希特勒派他前往美国进修学习装甲兵战术的经过情由，从头到尾地向坐在椭圆型玻璃窗下的蒋介石细说了一遍，最后说道：“父亲，我是1939年9月，由柏林去美国的。我先是到了阿拉巴马州的马克斯韦尔基地空军学校，在那里只

是学习了一些有关装甲兵的理论。后来，我急迫地想得到实际指挥的经验，又来到了肯塔塞州诺克斯堡陆军装甲部队训练中心。这里果然有世界第一流的装甲兵教官，我向他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父亲，在美国一年多的学习，对我回到祖国后参加组建我们自己的装甲兵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从美国结束学习准备回国前，又途经了德国的柏林，到那里一看，嘿，战事目前席卷整个欧洲呀，希特勒忙于指挥战争，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我这一次并没有见到他！”

“好好，建镐，你这次到外国去学习，没有白跑一趟，你将来会把从外国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的！”蒋介石高兴地咧嘴大笑，露出了口中一排白色的假牙。

“父亲，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到我们自己的装甲部队里去找到用武之地。”蒋纬国雄心勃勃。

“不急不急，装甲部队很快就会有的。”蒋介石将手一摆，制止住了他的冲动，说：“建镐，现在你刚刚从国外回来，又是第一次到重庆来。你的身体太瘦弱了，应该先歇一歇，对了，你可以住在黄山上。如果在这里住得不习惯，也可以进城里去住。在上清寺有一套小洋房，此外，我已叫戴雨农为你在城里的枣子岚垭准备了一处住房，你可以到那里去休息一下。等你的身体恢复好了以后，我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蒋纬国在重庆城外的黄山别墅里住了几日。每日都和蒋介石及母亲宋美龄在一处谈论着德国柏林和美国，谈论欧洲的战争，谈论希特勒和罗斯福。宋美龄见蒋纬国在国外学会了吃西餐，两人在黄山上的几天中，几乎餐餐都是美国式的西餐、洋酒。只是蒋介石依然故我，每日单独享用他吃惯了的浙江奉化菜肴。

蒋纬国在黄山别墅逗留四五日，见经常有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们，从重庆市区来黄山议事。他惟恐久住不便，在一个久阴初晴的下午，乘汽车下了山。来到城内的上清寺小别墅时，军统局长戴笠早已恭迎在那所封闭住宅的门前。他见了浑身洋味、春风得意的蒋纬国从小轿车里下来，慌忙迎迓上来握手寒暄。

“纬国先生，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从此以后你可以在这里住，有什么事情就只管吩咐他们办！”戴笠因为知道蒋纬国是蒋介石十分垂青的爱子，又是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因此他这个军统局长见了风度翩翩的蒋纬国更显得毕恭毕敬。戴笠亲自引着蒋纬国走进上清寺小洋房的院井里，出现在蒋纬国面前的院宅是幽静而恬淡。几丛翠竹，在严冬时节依旧枝叶青葱，一排排青砖碧瓦的小洋房隐蔽在绿竹的深处。重庆虽然十分喧嚣，可是这所平日里专供戴笠金屋藏娇的上清寺小别墅里却有一种闹中取静之感。戴笠陪着颇长潇洒的蒋纬国穿过小甬道，迈进月洞门时，他指着恭候在房前的几个军统特务及男佣女仆对蒋纬国这样说。

“不必客气，”来到一间书房兼客室的正房坐定后，蒋纬国被四壁上琳琅满目的书籍所吸引，叹道：“这个地方可比黄山好多了，雨农将军，在父亲没有安排我工作之前，可以在这里读书了？”

“当然可以。”戴笠见女侍进来献上茶点退出后，忙恭维地指指书架上的线装书和外文书刊，对蒋纬国说：“我许久就知道纬国先生喜欢读书，所以听说您要来上清寺小住时，就临时摆了一些书的。只要你需要，随时可以给我打个电话过去，我就派人给你送来就是了！”

戴笠告辞以后，蒋纬国就在这间沐浴冬日阳光、既典雅又

清静的斗室里踱起步来。他忽然望见正面粉壁上悬有一幅中堂，上面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书的刘禹锡所作《竹枝词》：

巫峡苍苍烟雨时，
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
由来不是此声悲！

“真怪，戴老板为什么将这样的诗句来补壁呢？”蒋纬国觉得上清寺小洋房有世外桃源之感，于是略作小憩后，便倚在一张楠木椅子上读起书来。蒋纬国不喜欢去翻书架上那些纸页已经泛黄的线装古书。他从外文书中很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名叫《亚洲内幕》的英文书籍。封面上是一幅他所熟悉的蒋介石像，在蒋微笑的脸孔下赫然印有《Inside Asia》，作者则是美国著名战时作家约翰·根舍。

蒋纬国读得很入神，因为这位名叫根舍的美国人很大胆地在他的《亚洲内幕》一书中，向外国公开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蒋家内幕。诸如他的父亲蒋介石如何由浙江奉化到外求学，因中山舰事件取得孙中山的青睐；以及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蒋经国如何去了苏联、并在那里成为专与父亲分庭抗礼的布尔什维克等等秘闻。蒋纬国虽然从小就深得其父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垂青厚爱，虽然他在浙江奉化的溪口长大，可是，他作为蒋介石深为钟爱的次子，却对许多有关蒋氏家族的内幕所知有限。他没有想到回到重庆以后，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他脑际的疑问忽然从根舍所著的这本名叫《亚洲内幕》的小书中得到了答案。

“天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特别是当蒋纬国从这本书

中看到有他本人与蒋介石关系的描述时，心中更加充满了紧张与好奇：

“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其实并非为蒋将军所生。据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现正被蒋介石将军派往德国柏林学习军事的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一位元老戴先生所生，后因某种原因被戴过继给蒋介石……”

“啊……?!”在昏黄的冬日暮色里，蒋纬国那张很英俊的消瘦面颊一下子变得苍白。因为意外的紧张，他的胸口怦怦地狂跳了起来，捧着这本《亚洲内幕》的手情不自禁地哆嗦颤抖起来。

“怎么会是一个姓戴的先生生下的呢？莫非这是真的吗，我又怎么可能姓戴呢？”蒋纬国读到这里不禁吓得浑身冒冷汗，他急忙从那张高背楠木椅子上跳了起来。自从他记事到今天，蒋纬国始终都将自己看成是权倾万方的蒋介石亲生儿子，他是蒋氏家族无可争议的后裔。如果自己是那位素不相识的戴先生所生，那么自己为什么在相貌上与蒋介石酷肖一致？如果自己并不是蒋家的后人，蒋介石为什么将他取名为“建镐”，与毛福梅女士所生的蒋经国所取的乳名“建丰”一致？蒋介石为什么对他如此钟爱，如此关怀备至甚至将他送往希特勒的德国去进修军事？不，不可能！这个名叫约翰·根舍的家伙，也许是在他的《亚洲内幕》里毫无根据地胡说八道。不要相信，不要相信那个叫根舍的美国人，我又怎么可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呢？

夜已深沉，上清寺小洋房里一片岑寂，几乎所有侍从、男佣女仆们居住的房间里都熄了灯，只有蒋纬国下榻的中套院正

房卧室里，还灯盏闪亮。晚饭后，蒋纬国一度觉得那个叫根舍的美国作家很可笑。他不该为了哗众取宠而在他的《亚洲内幕》里对他的身世，进行无中生有的编造。蒋纬国决计忘掉它，他脱衣睡在榻上后不久，又在黑暗里睁开了狐疑的眼睛。他的思绪强迫他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他当真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那么那个叫约翰·根舍的美国作家何苦在他的书中无中生有呢？甚至言之凿凿地指出他蒋纬国乃是另一位姓戴的国民党元老所生？这位姓戴的元老是谁呢？

蒋纬国在深夜里无法入眠，他一骨碌从床榻上翻身爬起来，重新找到那本被他丢进床下的《亚洲内幕》，又翻到那令人疑虑重重的一页上。可惜的是，约翰·根舍惜墨若金，在有关他蒋纬国身世这样非常重要的秘事上面，这位美国作家只是轻轻一笔带过了，不肯多加详述，点到为止。这就给急于了解自己真正父亲到底是谁人的蒋纬国，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幽幽的灯影下，蒋纬国披衣伫立在书架前。他的手边已经捧有一部《国民党要人传略》，在这部名人字典里，姓戴的国民党要人寥寥可数。上午毕恭毕敬迎迓他于上清寺小门外的军统局长戴笠，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上，他均不可能成为自己的长辈。蒋纬国当然十分清楚戴笠的历史，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还仅仅是军统的一般特工人员，是他父亲蒋介石一手培植起来的黄埔系学生，况且戴笠又不敢称为国民党的元老。那么，就不能是这个人了！

蒋纬国坐在紫檀木小圆桌前，他将那部厚厚的《国民党要人传略》在灯光下翻开。困惑而狐疑的目光投向一个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戴季陶。

蒋纬国从前只知其名，亦见其面，却从来没有想认真地去了解或研究有关戴季陶的生平历史。现在，由于根舍的《亚洲